說帖

卷四

奉天司 光緒元年

為片覆事准宗人府片稱提督咨送廂藍宗室吉坦因患瘟疫一時心迷將頭髮剃去一案應抄錄原供片行貴部迅速查明應作何治罪聲覆過府以憑核辦等因查吉坦原供四月二十六日伊偶感瘟疫未能出汗因此心中時常迷亂五月初十日伊因一時心迷剃頭因將頭髮剃去剃完後思及現有

國服身係宗室是日不應剃頭自行赴官廳呈報等供本部查律例內並無違例薙髮作何治罪明文檢查

吏律公式

制書有違

會典內載乾隆十三年奉天錦州府知府金文淳山
東沂州營都司姜興漢等因違例薙髮奉
旨交刑部問罪又另奉
諭旨嗣後將國恤百日內不得薙頭違者立即處斬之處載
入會典令人共知遵守等因欽此旋將金文淳姜興漢定
擬斬決奉
旨金文淳等尚非大吏免死派修城工贖罪又嘉慶二十五
年直隸總督具奏長垣縣縣丞曹自輝違例薙髮一
案比照金文淳案擬斬立決奉

旨曾自煇著免其斬決發往新疆効力贖罪等因欽此又道

光二十年閒散宗室佛立於

國恤百日期內冒昧薙髮一案經

貴府會同本部訊明核與全文滈等案情節相同將

佛立查照會典擬斬立決恭候

諭旨遵行奉

旨發往吉林等因欽遵各在案今宗室吉垣於

國服期內違例薙髮核與宗室佛立等案情節相同自

應查照會典援引佛立等成案辦理惟該宗室係因

染患瘟疫病症未能出汗一時心迷將頭髮薙去後
即自行赴官呈首應否將可原情節隨案聲叙之處
相應片覆
貴府酌核辦理可也

律例館 同治九年

查本部核覆各省題咨稿件例有定限各司每月將收到題咨文件註明題覆行文月日於月底彙辦存稿並經督催所按限稽查辦理已極周密自不致有積壓之弊惟於文到及呈堂月日並未明定限期設或堂回過遲必致送會外衙門例限迫促迨經嚴催具題各司與漢稿房以繕清交抄遲延互相推諉咨文到部則動輒數月未能行文以致愈積愈多溯查道光十四年間本部因題咨稿件呈堂遲延曾經定

立章程令各司刻印戳記印於稿面之上註明文到
呈堂月日及並未逾限字樣極為簡便稽查較易自
應申明定章認真辦理嗣後各司收到揭帖限十日
內由該司員定稿後先交繕清俟科抄到部限五日
內站連清文一併呈堂咨文到部限二十日呈堂仍
照舊章刻印戳記於稿面上註明科抄咨文到司及
呈堂月日並註寫並未逾限字樣一有遲延立可查
出並由各司司員逐日按照收文號簿稽查督催所
任積壓其督催所仍照舊章按月稽查各司彙存稿

件俾免遲延遺漏如此申明定章認真稽核自可無
虞積壓應俟
堂　定後再行傳知各司一體照辦

奉天司 光緒八年

戶部等部謹

奏為覆核會奏事

盛京將軍奉天總督崇綺奏遵

旨酌度查辦各事宜一摺光緒八年九月初七日軍機大

臣奉

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由内閣抄出到部查原奏内稱奉

省旗下僕丁多係勳戚家奴本有冊籍可稽惟僕丁

收入民籍定例綦嚴所以正名分清流品用意至為

戶律戶役

人户以籍為定

深遠必須確無族主可歸方能分别核辦飭經通行
各城詳細查報並飭據八旗滿蒙漢六十六佐領查
由該管各協領核明覆稱各旗戶下僕丁現在均有
旗主可歸無可詳辦惟有俟各項僕丁如以並無族
主可歸等情呈明到案隨時遵照定例辦理第查
大清律例內載八旗絕戶家奴如無族人可歸者責令看
守伊主墳墓人照例贖身為民及本主情願放出為
民者俟部核覆准入民籍只許耕作營生不許考試
出仕其放出入籍三代後所生之子孫准其與平民

一律應試出仕復查戶部則例內載八旗絕戶家奴無主族可歸者收入民籍其放出為民者俟入民籍後所生子孫准與平民一律應考出仕各等語詳查律例與戶部則例文義究有兩歧之處遇有此等案件竊恐無所適從應請

旨飭下戶刑兩部從長核定知照奉省以憑遵辦等語當經臣部片商刑部去後茲據覆稱查例載八旗絕戶家奴如無族人可歸者無論家下陳人契買奴僕俱令本佐領造入原主戶下責令看守墳墓墳墓其中

如果有年力精壯尚可當差者在於本佐領下披步甲當差如內有乾隆元年以後白契所買奴僕情願贖身為民者照例贖身其身價銀兩照絕戶財產入官例辦理查此條原係戶部議准定例於乾隆五年纂入例冊嗣於三十二年因查原例無族人可歸者准其本佐領下開戶令入旗已無開戶此等家奴無所歸著改為造入原主戶下責令看守墳墓戶部及改為無族主者准入民籍此條無罪名可議在刑部無関引用既據戶部改定自應遵照戶部則例辦理

又例載乾隆元年以後白契所買之人未入丁冊者准照例贖身為民其乾隆元年以前白契所買之人既准作為印契仍照例本主戶下挑取步甲等缺俟三輩後著有勞績本主情願放出為民者旗人則取具本主甘結加具參佐領圖結由旗咨部存案漢人則取具本主甘結報明本籍地方官咨部存案俟部核覆准入民籍此等旗民放出家奴只許耕作營生不許考試出仕其放出入籍三代後所生之子孫准其與平民一例應試出仕京官不得至京堂外官不

得至三品其雖經放出未經呈報者應自報官存案

之日起限查此條係乾隆年間定例原係旗民家奴

經伊主放出為民入籍後所生之子孫准其與平民

一例應考出仕至嘉慶十一年間禮部議奏八旗放

出家奴考試限期摺內聲稱家奴放出一代後即與

平民一體應試出仕則祖父身為家奴亦復填入身

家清白甘結既經應試出仕即可上膺

封典而家奴之名濫邀

誥贈於體制未協請詞後凡八旗及漢人家奴實有勞績

服役已經三輩伊主情願放出旗人取具本主甘結
加具恭佐領圖結報部存案民人取具本主甘結報
明地方官存案俟放出三代後所生子孫方准應試
出仕等因奏奉
諭旨通行各省經刑部纂入例冊遵行在案至戶部則例仍
係放出後所生子孫准與軍民一律考仕自應遵照
諭旨辦理各等語戶部查臣部則例內載八旗絕戶家奴無
族主可歸者該旗查明如係遠年舊僕及乾隆元年
以前契買奴僕造冊送部轉行地方官收入民籍其

乾隆元年以後契買奴僕令其贖身為民身價銀兩
照絕戶財產例辦理等語所有八旗絕戶家奴無族
主可歸准其收入民籍之處與刑部律例八旗絕戶
家奴無族人可歸者無論家下陳人契買奴僕俱令
本佐領造入原主戶下責令看守伊主墳墓之條有
歧查據刑部覆稱此條無罪名可議在刑部無關援
引既經臣部奏明改定自應遵照臣部則例辦理至
滿漢官員人等家奴本主情願放出為民者其子孫
應試出仕之條戶部例載滿漢官員人等家奴僕三

革後著有勞績本主情願放出為民者報明本旗本籍咨部存案由部核覆准入民籍後所生子孫准與平民一律應考出仕至嘉慶十一年閏禮部議奏八旗放出家奴考試限期請俟放出三代後所生子孫方准應試出仕奏奉

諭旨遵行經刑部纂入例冊臣部前條未經修改因與刑部律例又有歧異查此條既經禮部奏稱家奴放出一代後即與平民一體應試出仕則祖父身為家奴亦後填入司家清白甘結於體制未協禮部刑部既均

户律户役

人户以籍為定

改為俟該出三代後所生子孫方准應試出仕臣部

自應遵照

諭旨一律改定以昭畫一除俟臣部下屆修纂則例時將此

條更定外應由臣部先行知照

盛京將軍嗣後遇有此等案件即照此次奏章辦理俾

免歧異所有臣等覆核緣由理合恭摺會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再此摺係戶部主稿會同刑部辦理合併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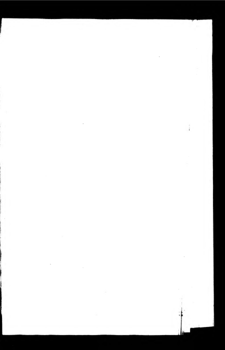
明謹

奏光緒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具奏奉

旨依議欽此

戶律戶役

人戶以籍為定



湖廣司 光緒十年

查武童王獻斌因伊曾祖王祖蕋曾犯重辟被人阻伊考試禀懇示遵等情該署撫以王獻斌之曾祖王祖蕋致死徐魁宗一案據禀原奉部覆以其與圖財害命不同照謀殺本律問擬斬候是王祖蕋所犯並未與强盜同辟則其後人亦與窃盜之子孫不同似不在不准捐考之例惟例内並無謀故殺人擬斬人犯子孫應否准其捐考明文所有王祖蕋之曾孫王獻斌應否准其考試之處飭傳其族隣以王獻斌所

人户以籍為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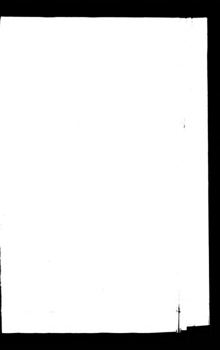
户律户役

呈各情並無揑飾情獘出具甘結咨部立案等因本部檢查王祖範原案係因商同韓加盛將徐魁宗稟水溺斃依謀殺人造意斬律擬斬監候入於嘉慶十二年秋審情寔核與王猷斌原稟案情相符至該署撫所稱謀故殺人擬斬之犯其子孫應否准其考試當經查例禮部覆稱武童王猷斌之曾祖王祖範犯事原案係依謀殺人造意律擬斬核與竊盜及大逆緣坐習教從逆者不同其子孫例無不准捐考明文惟考試武童事隸兵部復經本部行查兵部旋准覆

稱該生不在不准捐考之類自應准其一體考試等
因到部相應咨行該撫查照辦理可也

戶律戶役

人戶以籍為定



奉天司 光緒十五年

查審理恩養年久義子毆罵義父案件例應同子孫取問如律情罪綦重必實係例准收養為義子者方可援照定擬若核其案情尚有未符即不得含混定讞致涉枉濫此案張石頭係民人父母早故年十四歲時經屯丁張小來契買繼養為子承祧報入戶檔頂充張小來故子張雙喜名目撫養成人娶妻生子嗣張石頭賭蕩不安本分偷竊家內馬匹首飾等物張小來查知理訓張石頭不服向張小來毆罵張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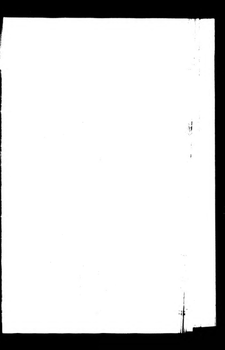
戶律 戶役 人戶以籍為定

來將其逐出帶領妻子另度張石頭因懷被逐之嫌
起意報復邀允屯丁王全成民人王小三夥竊張小
來家馬匹賣錢分用後張石頭復因貧起意用強索
詐獨自持械向張小來尋衅辱罵冀圖得財未敢放
鎗行毆經張小來報官將張石頭並夥犯王全成獲
案審供不諱該將軍以張石頭經屯丁張小來恩養
年久輙竊義父財物致被訓斥竟敢毀罵迨經逐出
復懷恨糾竊報復實屬滅恩悖義核與即同子孫取
問之條相符將張石頭依罵父者絞律擬絞聽候部

覆辦理王全成擬以枷杖銷檔編入民籍張小來照乞養異姓義子以亂宗族律擬杖等因咨部　本部查義子於義父母有犯毆罵等情即同子孫取問如律之例係專指恩養年久得成其為義子者而言若旗人抱養異姓頂充己子紊亂旗籍在抱養者既有干例禁則抱養之人即不成其為義子如有相犯自未便與義子一例科斷今張石頭因窮義父張小來財物被斥毆罵該將軍既將該犯照罵父律擬絞復將張小來照乞養異姓義子亂宗族律擬杖引斷已

屬紛歧且檢閱原咨張小來係屯丁契買民人之子報入戶檔頂充故子名目意圖冒混如果張小來係屬旗人按旗人抱養民間子弟為嗣紊亂旗籍例應將該犯與知情之義子均擬城旦倘有冒支錢粮情事應准竊盜律從重科罪是張小來既不得以張石頭為義子則張石頭之毆罵張小來即不得與義父並論如謂屯丁非正身旗人可比張石頭應按民人恩養年久之義子問擬繯首何以隨往夥竊之王全成亦係屯丁又援引旗人犯竊例銷檔編入民籍顯

相歧異究竟張小來應否以旗人論應否准其抱養民人子弟為嗣其將張石頭頂充巳子是否為冒支錢粮趕見承審之員於此等緊要情節並不查訊明確率行定讞罪名出入甚鉅本部礙難準覆應令該將軍再行提集犯証研鞫確情詳核例案妥擬報部到日再議可也



陝西司 光緒十六年

查新疆平靖以後屯墾需人前經臣部議將直隸山東山西河南四川陝西甘肅七省免死減等各犯僉同妻室子女先行發往助興屯政嗣因隨帶妻室子女者不過十之一二復經臣部以各犯改發新疆原期室家相聚既可盡力農耕生齒日繁並可漸臻富庶若大半令其隻身前往於興屯實邊仍無裨益議令凡有室家者概行僉同起解其隻身人犯仍按表定發內地並以此項人犯與實在遣犯不同酌量年

限准其入籍為民等因先後奏准遵行在案茲據該
護撫以前項人犯陸續解到一千六十四名除逃亡
病故外共九百七十六名分置迪化等縣照章每户
借給耕牛農具等項銀七十三兩有奇初年限還一
半次年全還錢粮自第三年起初年徵半次年全徵
計自光緒十二年到配安置起迄今有已滿年限者
有未滿年限者亦有年限雖滿因墾荒工本較費收
成豐歉不一還本力有未逮尚須量展升科者上年
恭逢

恩詔此項減流人犯內地本在應赦之列若因遠徙邊庭
助興屯墾不與查辦未免向隅若竟援赦釋回又與
實邊之初議不合擬懇
恩施凡到配在上年三月十六日以前即准一體免罪入
籍為民等因具奏臣等查免死減等人犯僉同妻室
子女發往新疆助興屯政原期盡力農耕俾地方漸
臻富庶今該護撫以此項人犯恭逢
恩詔請予免罪入籍為民自係為邊荒地方充寔戸口起
見應如該護撫所奏無論各犯是否已滿升科年限

戸律戸役

入戸以籍為定

錢糧全徵與否凡到配在上年三月十六日以前者即准一體免罪入籍為民遇事照平民辦理仍責成各地方官督飭認真屯墾照章繳本納糧如有成本未邀私行逃走者由各地方官隨時詳報咨行拏辦似此量為變通庶足以廣

皇仁而裨屯政如蒙

俞允　臣部行文該撫遵照辦理光緒十六年二月十三日

奏奉

旨依議欽此

福建司 光緒四年

謹

奏為查明侵賑罪名按例酌量加等嚴辦恭摺奏祈

聖鑒事光緒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內閣奉

上諭御史田翰墀奏請將侵賑各員嚴定罪名一摺賑務

動關民命全在承辦各員潔己奉公妥為經理如果草

率從事任意侵漁亟應嚴行懲辦著該部將各該州縣

侵吞賑項罪名從嚴定擬其失於覺察者並著加等處

分以示警戒別案不得援以為例各省疆臣務當嚴飭

戶律田宅

檢踏災傷田糧

所屬簠簋自飭倍懍刑章毋謂恩可倖邀致蹈前項覆

轍等因欽此欽遵抄出到部查原奏内稱自辦賑以來

其潔己奉公者固不乏人而枉法營私者亦所時有

即如陜西之知縣孫宗秀魯璵山西之州縣段鼎耀

王性存或冒賑婪贓或辦賑草率直隸交河縣徐城

元城縣孫楚梁猶未結而吳橋縣知縣吳積壘候補

知縣劉凝鈞又復接踵而起夫徐城本殃民之員而

吳積壘胆敢效尤尤屬藐法應請

敕下

部議從嚴定擬州縣侵吞賑項罪名其失於覺察者

亦加等處分別案不得援以為例等因具

奏前來　查例載監守盜倉庫錢粮入已数在一百兩以下至四十兩者仍照本律問擬准徒五年其自一百兩以上至三百三十兩杖一百流二千里至六百六十兩杖一百流二千五百里至一千兩杖一百流三千里一千兩以上者擬斬監候又例載賑濟被災饑民州縣官有侵蝕肥已等弊致民不沾實惠者革職拏問照侵盜錢粮例治罪督撫等官不行稽察者俱革職各等語又乾隆五十二年大學士公阿桂等

una

省奏湖北黄安縣知縣陳玉將不應賑戶口列入應
賑冊內冒領賑項將陳玉依侵盜錢粮例擬斬監候
又嘉慶十四年直隸寶坻縣知縣單福昌藉灾冒賑
侵帑至九千餘兩之多照侵盜錢粮例擬斬監候各
在案茲據該御史請將侵賑州縣嚴定罪名奏奉
諭旨著臣部從嚴定擬臣等查錢粮關係至重監守侵盜
之者律應不分首從併贓論罪立法甚嚴至水旱侵
災饑民遍野為民牧者不加撫卹輒敢藉災冒賑圖
飽私囊向按入已贓數照侵盜錢粮例分別流徒擬

以斬首立法不可謂不嚴惟日久弊生往往有巧立名色任意尅扣甚或吏胥串弊紳董分肥州縣官多一分之朘削即窮黎少一分之寔濟自應查照定例酌量加等從嚴辦理期昭懲創臣等公同酌議應請嗣後如有官員藉災冒賑侵吞入己數在一千兩以上者仍照侵盜錢糧例擬斬監候其數逾巨萬寔在情罪重大者仍照定例斬監候問擬由該督撫臨時酌量具奏請

旨定奪其入己之數雖未至千兩以上而巧立名色任意

戶律田宅

檢踏災傷田糧

剋扣及有吏胥串弊紳董分肥情事即照侵盜錢糧

例計贓應得徒流等罪上酌加一等分別辦理雖逢

恩赦不准援免庶足以懲貪婪而灾黎可得沾實惠如蒙

俞允由部行文直隸山西河南陝西各督撫欽遵辦理其

餘別案不得援以為例至失於覺察者應如何加等

處分應由吏部核辦再原奏所稱段鼎耀王性存徐

城孫楚各員業經山西直隸各督撫先後奏參嚴訊

應俟各該督撫訊結覆奏到日核辦其陝西知縣孫

宗秀魯璵直隸知縣吳積垦劉焴鈞經各督撫將該

員等奏奉

諭旨分別革職及革職留任在案該員等是否確係辦賑不善抑另有侵蝕情弊自應提集衆證澈底究問按例分別懲辦不得以空言參劾致涉輕縱而滋疑竇

應請

飭下各該督撫嚴訊確供據實覆奏所有目等查明侵賑罪名按例酌量加等嚴辦緣由謹恭摺具

奏請

旨光緒四年九月二十二日奏本日奉

户科因宅

檢點災傷田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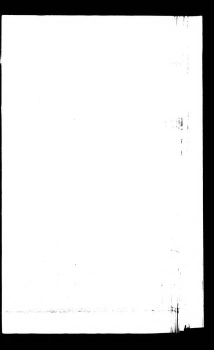
旨依議欽此

江西司 道光十八年

前據該撫以詐冒騙娶成親即屬婚姻不得其正律應離異按照凡人定斷似無輕縱第例內究未指明咨部示覆經臣部以冒妄為婚律應離異且係有心欺騙迥非鄉愚不諳例禁者可比自不得按服制科斷況向來謀殺誆騙財物罪人均照擅殺問擬絞候朱文銘設計將王氏騙娶本屬罪人該氏被騙失身較之被騙財物者其情尤為迫切如果殺由忿激並無起衅別故自應即依擅殺定擬惟案關謀殺有無

別情仍令該撫嚴審確情按例妥擬去後茲據該撫
將王氏依擅殺律擬絞監候等因具題臣等詳核全
案情節王氏因朱文銘欺妄成婚律應離異有犯固
應照凡人科斷惟結褵將及一載若因其欺騙忿激
何不致死於過門之時而勒死於十月之後其中恐
有曖昧不明情事至其勒斃之時雖在旁耽睡之婢
女冰雪年甫六歲懵懂無知而檢閱供招家中尚有
十九歲之婢女冬梅於該氏下手之時豈毫無見聞
不即救阻亦難保無同謀致死別情是以臣部前令

嚴究起衅情節按例妥擬乃該省未經詳細訊明輒照擅殺定擬罪名出入攸關臣部未便率覆應令該撫另委賢員研訊王氏之勒斃朱文銘是否另有起衅别情及同謀加功之人抑係因被騙忿激而殺詳取確供按律妥擬到日再議



刑部謹

奏為遵

旨悉心核議具奏事道光十九年二月二十六日内閣奉

旨據大理寺奏江西犯婦朱王氏謀勒朱文銘身死一案擬罪似未允協著刑部悉心核議具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臣等遵查此案先據江西巡撫陳　咨都陽縣犯婦王氏謀勒妄冒騙娶之朱文銘身死一案緣王氏年甫十五朱文銘妻故探知王氏少艾欲娶為妻

因年近四旬恐女家嫌其年嘱朱均才等為媒朦為
二十四歲王氏之父王遺芳欲相看再許朱文銘起
意妄冒以伊姪朱恭膺少年清秀令朱均才等帶往
相看許配迨朱文銘迎娶王氏過門見朱文銘並非
少年後經詰知冒妄情由歸向其父哭訴王遺芳以
事已錯誤不能挽回兩次解勸轉回村尒朱文銘不
應妄冒騙娶從此不睦朱文銘遇事即將王氏苛責
折磨詷朱文銘自外醉歸復取酒自酌並稱總要將
王氏打死王氏飲泣朱文銘飲酒上床睡卧令六歲

幼婢氷雪捶腿王氏憶及朱文銘欺騙妄娶並歷被凌虐一時悔恨莫過起意致死乘朱文銘睡熟氷雪在旁打盹尋取蔴繩將一頭拴在床後門格一頭由朱文銘咽喉繞轉項頸執住繩頭用力拉勒登時殞命該撫以王氏被騙成婚律應離異並無夫婦名分可言惟例無治罪明文咨部示覆經臣部查向來謀故殺驅騙財物罪人均照故殺定擬今朱文銘設計將王氏騙娶本屬罪人婦女以名節為重該氏被騙失身較之被騙財物其情尤為迫切如果殺由忿激

並無起釁別情應即依擅殺定擬仍行令該撫研審
有無別情按律妥擬題報旋經江西巡撫裕 審明
王氏謀殺朱文銘身死委係殺由忿激並無起釁別
故將王氏照罪人不拒捕而擅殺以鬥殺論絞律擬
絞監候等因題報到部臣部照擬核覆會同具題旋
據大理寺以情罪未協簽商過部臣部覆查該氏致
斃朱文銘已在結稿十餘月之後其中究難無曖昧
不明情事既據該寺簽商應再駁審明確以昭慎重
復會同題駁去後嗣據該撫審明案無別故仍照原

擬具題臣部查核情罪相符照擬會題該寺復以此案情罪未當難以會畫等因各部並奏奉

諭旨交臣部悉心核議臣等查議獄貴乎精詳而斷罪期於允當不敢固執己見亦不敢遷就雷同謹就所奏各層逐一公同細心核議如原奏所稱朱文銘之於王氏雖律應離異但自迎娶過門至犯事之日男女居室已將一年況王氏兩經其父王遠芳勸回夫家正欲從一而終以全其節並無異說該氏既遵父命轉回即與朱文銘不得謂非夫婦縱被騙不甘亦屬

不安義命一節臣等查夫婦之道禮隆正始若其始既係冒妄不正律應斷離後此委曲彌縫終不能以夫婦定論今王氏被朱文銘騙娶其父王遺芳原不知情迨王氏查知哭訴因事難挽回致勸令隱忍是其父於被騙後委曲彌縫萬不得已而出於此而朱文銘之所以敢於騙娶者亦陰計而決其必出於此其王氏不甘隱忍忿斃其命如不論死者騙娶之罪而於被騙失身之婦女因其父曾經勸慰遂附會父命之說處以極刑不足以昭情法之平且謂被騙不

甘為不安義命則安義命者必甘心受騙而後可似非衡情斷獄之道又稱謀勒之情出於忿激即應逞忿於初婚之時何有夫婦相處一年之久特因朱文銘屢次折磨凌辱並有日後總要打死賊婦之言頓起殺機若朱文銘能以恩義相接該氏未必萌此惡念是朱文銘之折磨凌辱即起衅緣由並未專因被騙不甘一節臣等查王氏謀斃朱文銘不在初婚之時而在十餘月之後原難保無起衅別情但案經歷次駁行歷訊據該省審明寔係被騙忿激而殺即不

能懸空臆斷謂其不因被騙且詳核全案朱文銘凌虐王氏之由係王氏與之不睦所致王氏不睦之由係被朱文銘騙娶所致前後寔係一鮮相連似不得因朱文銘曾將王氏凌虐遂謂王氏謀勒之由不因被騙而起又稱設使相處既久生有子女不特其親屬隣里咸謂彼夫婦所生即問之王氏亦不肯認為苟合姦生而必謂伊夫朱文銘所生今不問其成婚之久暫為夫婦之名分乃概謂朱文銘有妄冒之杖罪該氏謀殺者係屬罪人遂以拉殺科斷平心而論

終覺情淨於法一節查臣部歷辦有關夫婦名分之案總揆其嫁娶是否以禮不以成婚之久暫為斷故先姦後娶知情買休苟合成婚等類有歷數年或數十年者在彼亦自居為夫婦而一經犯事到官概不照夫婦科斷今王氏被朱文銘騙娶如果事後樂從願為夫婦未始非情理所或有而事若到官例難曲徇即使生有子女不能欲姦生相等豈能因此遂以為夫婦名分之正且男女之間久固足以生育暫亦可以胎孕該寺但計及王氏相處之久欲以生有子

女為夫婦名分之所由定該氏於甫過門時便已受孕並於此時將朱文銘致斃欲以夫婦論而王氏甫經被騙其時甚暫欲不以夫婦論而王氏將來產生子女又係朱文銘所生又將何以定斷又稱一經核准將來即可援為成案嗣後凡有似此者相愛則權為夫婦可以苟安相惡則視為罪人可以捏殺其流弊不可不防一節臣等查獄情分歧弊原不少而人命至重罪難濫加故臣部向來核覆外省案件第就本案情罪虛衷商榷如果情罪相符別無弊竇斷

不能以防弊為詞遂議枉斷今王氏之於朱文銘使果如所謂相愛則安相惡則殺則必其致死之由不因被騙而起自不應照枉殺科罪茲查核全案王氏查知朱文銘騙娶後即與不睦其後將朱文銘致斃亦實因被騙不甘所致並無前後愛惡相反情節兩次駁審均無異詞該省將該氏照枉殺定擬臣等愚昧之見似無錯誤應行照覆至謂既經核准將來即可援為成案查案經准行將來遇有情節似此之案即不應前後兩歧其有案近似而起衅由各別者則

由承審官臨時研訊確情另行議罪不得濫比附若

因從來之案應有狡飾欲將現在之犯先寘重典殊

非核寔之道以上所奏各層核與例意案情均未符

合所有犯婦王氏似應仍照搕殺律擬以絞候惟係

寺臣簽商未定擬行具奏之件是否有當仍恭候

欽定俟奉

諭旨後再由臣部將全案繕稿會畫具題所有臣等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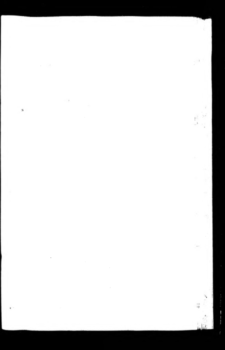
旨悉心核議緣由理合恭摺具

奏請

旨

户律婚姻

男女婚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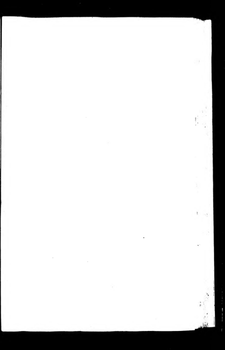
湖廣司光緒十五年

為片覆事准吏部片稱所有前湖北歸州知州陳乃汶先以婢女為妾後以妾為妻應擬何罪如妻不在而以妾為妻律內有無分別應片行貴部查明詳細抄錄律條並註明公罪私罪以憑核議等因　本部查律載妻在以妾為妻者杖九十並改正等語至先以婢女為妾後以妾為妻並妻不在而以妾為妻應擬何罪律例內均無分別明文相應片覆

貴部酌核辦理可也

戶律婚姻

妻妾失序



湖廣司 光緒十五年

為片覆事前准吏部片查前湖北歸州知州陳乃汶先以婢女為妾後以妾為妻應擬何罪如妻不在而以妾為妻律內有無分別經本部查律載妻在以妾為妻者杖九十並改正等語至妻不在而以妾為妻應擬何罪律例內均無分別等因片覆在案茲復准片稱查此案該撫原文內聲稱律載妻在以妾為妻者杖九十並改正註云妻不在而以妾為妻罪應稍輕仍改正等語應片行刑部查明妻不在而以妾為

妻罪應稍輕擬何罪名之處詳細聲覆過部以便核
辦等因前來　本部查以妾為妻從前古律並無妻
在妻不在之分至
皇朝
定律載明妻在以妾為妻者杖九十並改正可見妻
不在以妾為妻者自不在例禁之列該撫所引妻不
在而以妾為妻罪應稍輕仍改正律註檢查現行律
內並無此等註語不得援以為據如謂名分攸關未
便竟予免議應由
貴部自行酌核辦理相應片覆可也

浙江司 光緒九年

查向辦搶奪居喪改嫁婦女成案其業已過門成婚者俱係比照搶奪犯姦婦女之例問擬此案鄭荘佑分居小功堂弟鄭財有病故其妻羅氏因家貧子女幼小無力營葬自願改嫁得錢料理憑媒王壽根等説合再醮與同姓不宗鄭正盛為妻由鄭正盛胞兄鄭元盛主婚出給財禮洋八十元以三十元為鄭財有埋葬費用五十元作撫養子女之資迎娶成婚嗣鄭荘佑聞知以羅氏不告房族自行改嫁邀同鄭正

培赴鄭正畝家理論並索取財禮洋元鄭正畝答以財禮早經付清不能再給鄭芷佑生氣走回旋路遇素識之涂斯爐問知尚未婚娶鄭芷佑圖得聘禮起意將羅氏搶回另嫁勸允涂斯爐出洋買娶議定財禮洋三十六元先付十四元餘洋寫立字據迨鄭芷佑探知鄭正畝外出邀允涂斯爐並在逃之涂斯財方得幅張得清鄭正培鄭志成鄭家桂幫同往搶於是夜一共八人涂斯財攜帶防獸竹銃餘俱徒手並雇定不識姓名人小轎一乘令其在途停歇等候鄭

荘佑與涂斯爐等同至鄭正盛家打門進內鄭荘佑尋見羅氏抱出房外羅氏哭喊鄭荘佑喝令涂斯爐背負先走適有借宿鄭正盛家楼上之王高化俛開窓喝問被涂斯財用竹銃向空點放嚇禁不期竹銃炸裂致砂子飛闖中傷王高化俛心坎等處移時殞命鄭元盛聞閙出見喊捕鄭荘佑等均各逃出涂斯財向涂斯爐告知放銃傷人情由一同跑回停轎處所將羅氏放入轎內抬至涂斯爐家送其母房歇宿正欲擇日成婚經該縣訪聞查拏鄭元盛報騐據涂

斯爐聞拏投首差獲鄭茫佑等到案審供不諱該撫

以鄭茫佑係鄭羅氏故夫鄭財有共曾祖堂兄服屬

小功羅氏居喪改嫁應同犯姦婦女論且該氏不告

親族身自主婚所天之恩義係婦絕夫族非夫族絶

婦未便照凡人強搶犯姦婦女已成科斷將鄭茫佑

依尊長圖財強賣卑幼係期功杖一百流三千里未

成婚減一等例擬杖一百徒三年凃斯爐知情同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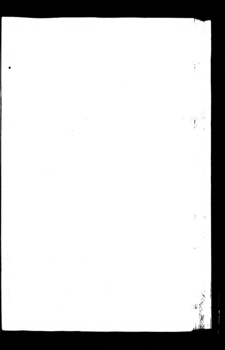
應於鄭茫佑滿徒罪上減一等聞拏投首再減一等

擬杖八十徒二年犂明已死王高化俛係被在逃之

涂斯財銃傷身死有當時追捕之鄭元盛目睹可証
無虞避就應先決從罪毋庸監候待質鄭羅氏依妻
居夫喪身自主婚嫁者律杖一百等因部部　本部
查尊長圖財强賣功服卑幼未成婚減等擬徒之例
原以誼屬同宗有尊卑名分故不與凡人同科若核
其案情與例意尚有未符即不得遷就定讞致滋輕
縱今鄭茳估雖係鄭羅氏之夫鄭財有小功堂兄惟
鄭羅氏係該犯小功弟妻按照律圖已屬無服且鄭
羅氏業經再醮與同姓不宗之鄭正盛為妻更無服

制可言乃該犯因圖得聘禮起意將羅氏搶回另嫁商允知情買娶之涂斯爐等共夥八人搶奪羅氏已成並在逃夥犯涂斯財放銃轟傷鄭正盛家借宿之王高化倪身死情形極為兇惡惟羅氏係居喪改嫁應同犯姦婦女論自應將鄭莊佑等照凡人搶奪犯姦婦女分別首從之例問擬軍流如謂羅氏不告親族身自主婚論所天之恩義係婦絕夫族非夫族絕婦未便照凡人科斷不知羅氏雖係夫喪未滿再醮惟因家貧子幼既無親族倚靠又兼無力營葬夫柩

其勢本非得已該犯鄭茫佑於伊堂弟鄭財有故後毫無顧恤周濟之情乃聞知羅氏改嫁後因圖財率衆強搶豈得仍以親屬論該撫將該犯照尊長強搶功服卑幼例減等擬徒引斷殊未允協罪名出入攸關本部礙難率覆應令該撫再行詳核案情例意妥擬報部到日再議可也



陝西司 道光十八年

臣等查圖占人妻謀殺其夫較之圖得人財殺死人命者情節尤為兇惡似未便較圖財害命之例擬罪轉輕今張桂太圖占許氏為妻將本夫張才殺害業經逼令許氏同行核與圖財害命已經得財無異自應比例擬以斬決若謂張桂太尚未將許氏姦占而例內搶奪婦女一經搶獲出門即屬已成豈有圖占人妻殺死人命之案轉因其尚未姦污曲予姑息該撫僅將張桂太照謀殺人本律擬以斬候殊屬輕縱

戶律婚姻

强占良家妻女

罷關立決監候之分臣部未便率覆應令該撫另行
按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

山東司　道光十九年

該司以例內回民搶奪結夥係專指搶奪財物而言婦女豈可與財物等視今以搶奪婦之案旁引搶奪財物之例似未允協等因繕具說帖呈請交核職等查回民結夥三人以上不分首從治罪條例分載鬥毆搶竊各門推詳例意原以回民獷悍性成動輒結夥生事最為地方之害故特定治罪專條以昭懲創至回民結夥搶奪犯姦婦女例內雖無作何治罪明文而其結夥搶奪為害地方則情無二致婦女固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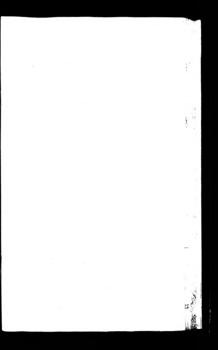
可與財物等視亦豈得較財物轉輕若因所搶係屬
犯姦婦女即照平民分別首從擬以軍流置結夥強
奪重情於不問殊非定例之意該撫將該犯等從重
依回民搶奪結夥三人以上不分首從例擬軍係屬
因事懲創尚與例意相符似可照覆該司所稱該撫
擬罪未協之處應毋庸是否仍候
鈞定

山東司咸豐二年

查律載強奪良家婦女姦占為妻妾者絞監候又例載搶奪良家妻女尚未姦污照已被姦占律減一等又搶奪婦女並非夥衆但搶賣與人為妻妾者擬絞監候各等語此案汪清有先同媒說王連明之妹王氏為妻未允即起意糾同譚沐知將王氏搶出背負回家尚未姦污旋經獲案該撫以汪清有搶奪良家妻女尚未姦污應照已被姦占律減等擬流第非夥衆搶奪婦女案內之首犯例內有但賣擬絞專條究

無未賣减等明文罪関生死出入未敢擅定至王連
明之祖姑係汪清有祖母母家兄妻應否以瓜葛論
等因咨部示覆查並非夥衆搶賣與人為妻妾擬綬
之例係專指强搶婦賣者而言至搶奪婦女自為妻
妾之案如訊非聚衆夥謀即應論其曾否姦污分别
科斷今汪清有搶奪王氏首夥僅止二人並非聚衆
該犯祇圖為妻究非强賣與人如果實未姦污自應
按例减等問擬至搶奪姦占律内並無分别有無瓜
葛明文該撫所稱王連明與汪清有應否以瓜葛論

與本律無涉毋庸牽混所有汪清有一案應令該撫速飭按例妥擬報部相應咨覆該撫可也



直隸司 同治二年

查例載聚衆夥謀於素無瓜葛之家入室搶奪婦女一經搶獲出門即屬已成為首者斬立決為從者皆絞監候又聚衆夥謀搶奪興販婦女已成者為首擬絞監候為從遣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又聚衆夥謀搶奪曾經犯姦婦女已成首犯改發雲貴兩廣烟瘴地方充軍為從帮搶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各等語定例極明無難引斷此案前據該督審明韓金榜因見楊陳氏年甫十五之幼女楊氏在門首站立探

知僅止楊陳氏母女過度起意糾搶作妾嗣與張二
憨王得民韓本韓明撞遇當向揑稱買成楊陳氏之
女楊氏為妾身價交清現聞楊陳氏反悔心懷不甘
邀張二憨等幫同搶娶張二憨等信寔允從韓全榜
雇允韓馬等渡船亦向假稱接娶是晚韓全榜與張
二憨等一共五人偕往韓全榜囑令韓馬等停泊看
守船隻與張二憨等至楊陳氏家門外韓全榜由塌
圳墻缺爬進開啟街門放張二憨韓明進院王得民
韓本在外等候韓明站在院内韓全榜見屋内黑有

燈亮撥門進屋同張二憨入室楊陳氏母女均已睡歇韓全榜由被內將楊氏拉出楊陳氏起身攔奪被韓全榜推倒韓全榜順在炕上攫取白布三尺將楊氏捻出門外嚇禁不許聲張同張二憨等抬至泊船處所被韓馬等看出情形攔阻不令下船韓全榜嚇逼韓馬等無奈勉從韓全榜等將楊氏扛抬落船回至本村與張二憨等將楊氏抬送家內各散經楊陳氏追尋無踪報縣差緝將韓全榜等訪獲該督以張二憨等均係被誘隨行並非知情商同謀搶該犯韓

金榜雖已聚衆究未夥謀將該犯韓金榜比依並非
夥衆但強賣與人為妻妾例擬絞監候從犯張二憨
量減擬流等因具題經臣部以該犯韓金榜因見年
甫十五之幼女欲圖為妾誘邀張二憨等五人黨夜
前往入室將素無瓜葛之楊氏搶奪已成該犯糾夥
五人不得謂非聚衆商明幫搶不得為非夥謀如果
寔係被誘隨行在從犯或可量從末減豈能轉以此
寬首犯駢誅之罪該犯等將楊氏搶出抬至泊船處
所當被駕船之韓馬等看出情形豈有當入室架拉

之時轉不知平空强搶之事且經韓馬等看破之後
仍將楊氏抬送首犯家中始行各散謂非知情夥謀
顯係串揑狡供該督僅將該犯等比例擬以絞流是
將聚衆搶奪婦女之案而引非聚衆强奪之條首從
罪名均閡出入駁令另行妥擬去後茲據覆訊究出
韓全楞因探知楊氏之母楊陳氏與陳忠通姦意謂
楊氏亦不能清楚想娶楊氏做妾恐媒說不允起意
邀人以捉姦為由挾制搶奪該督以該犯設計誘邀
張二憨等搶奪楊氏回家作妾尚未成婚同屬不法

第楊氏以及笄之女甘與伊母之姦夫陳忠同炕共
衾恬不為羞難與貞良并論而楊陳氏堅稱伊女未
被陳忠姦汚亦未便加以犯姦之名揆核楊氏氣節
全無寔與任人興販婦女同一不知自愛將韓金榜
比依聚衆夥謀搶奪興販婦女已成為首例擬絞監
候張二憨等擬以軍徒等因具題臣等查聚衆夥搶
興販婦女之例原因興販之徒係屬有罪之人故糾
搶興販婦女之犯罪止絞候若聚衆夥謀於素無瓜
葛之家搶奪婦女已成即應照例分別首從問擬斬

決絞候定例綦嚴豈得稍涉遷就致啟開脫之漸今
韓金傍因查知楊氏之母楊陳氏與陳忠通姦藉口
挾制糾人搶奪楊氏作妾在楊陳氏雖係身犯邪淫
而伊女並未被人姦污名節攸関豈容平空臆斷況
辦理此等案件總以婦女有無犯姦為斷該督既稱
未便加以犯姦之名又謂其難與貞良並論非但任
意揣棱亦且自相矛盾再查被人興販之婦女大抵
皆係父母及本夫因貧售賣或被誘略賣在該婦女
所遭不幸豈盡不知自愛所稱楊氏與興販婦女同

一不知自愛尤為擬不於倫於例意亦殊欠體會總之韓全榜糾搶室女已成例有明条自未便以楊陳氏之犯姦遂加伊女以不貞之名楊氏既非犯姦之女即不得寬該犯等搶奪駢誅之罪除惡所以示懲承審官於此等重案並不詳慎定讞一味意存開脫舍本例而引他条首重罪名均未允協臣部仍難率覆應令該督再行提犯研鞫明確按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

直隸司 同治七年

查審理搶奪婦女案件必訊明實係意圖搶奪婦女並無別情方可照例定擬若以明係盜刦之案自不得因搶奪婦女罪名較輕遽任聽該犯狡飾之詞量從寬減致涉輕縱此案劉二琢與素識在逃之盧開吉李大彥胡煥感胡恒張洛雨李洛月劉黑小王二禿子遇道貧難劉二琢稔知鄰婦李氏因夫外出未回即改嫁與趙臨莊為妾並非良婦趙臨莊亦不應價買有夫之婦可以挾制起意強搶李氏冀圖勒贖

戶律婚姻

强占良家妻女

得錢分用當向盧開吉等告知邀允幫搶即於是夜
三更時分徒手偕至趙臨莊家門外胡煥盛扒墻進
院開啟大門劉二琢等一同進去胡恒等撞門進屋
維時趙臨莊與妾李氏驚覺喊嚷劉二琢等用大紙
照亮闖入房内王二禿子將趙臨莊按住胡恒與劉
二琢將李氏搶背出門逃逸盧開吉等乘便攫取趙
臨莊家衣飾銀兩等物隨後赶上劉二琢瞥見查問
衣飾何來盧開吉等告知攫取情由劉二琢聲言只
應搶人不應拏取衣物向盧開吉等埋怨同至李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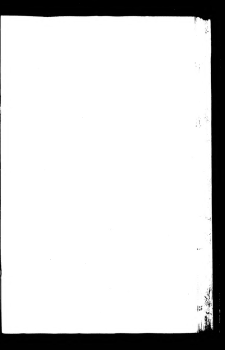
月家窩藏劉二琢今將衣物存留俟趙臨莊贖人時一併給還盧開吉等未允將銀兩私自藏匿僅將衣飾與劉二琢係分各散將劉二琢將所分衣物收存未敢變賣欲行給還事主並與李洛月覓得乞食婦人為李氏作伴一面找人意欲往向趙臨莊說合尚未找獲經趙臨莊呈報差緝將劉二琢拏獲並起獲衣物同李氏一併送州該署督以遍查律例並無聚衆搶奪因夫外出改嫁業已成婚之婦作何治罪明文第查歷辦搶奪居喪改嫁婦女之案業已過門成

婦者比照搶奪犯姦婦女例問擬聲明該犯供稱盧
開吉等攫取衣飾之時並非同場已有李氏等可証
尚非捏飾即其分受衣物亦意欲給還事主現已起
獲給主認領將劉二琢援案比照聚衆搶奪犯姦婦
女已成首犯改發黑龍江為奴照通行改發各省駐
防給官兵為奴等因咨部　本部詳核案情該犯劉
二琢因知李氏夫出改嫁與趙臨莊為妾疑非良婦
並因趙臨莊價買有夫之婦可以挾制起意邀同逸
犯盧開吉等黨夜至趙臨莊家將李氏搶出希圖勒

贖該犯與趙臨莊本係村鄰素識如果意圖搶人何
以糾約至九人之多且既已將李氏搶獲自必相隨
擁護出門何以復將其銀兩衣飾全行搶去雖衣飾
等物俱在目前或可乘便攫去而銀兩係在被褥
藏放豈能遽行搜獲該犯等始則用火紙照亮闖入
屋内將趙臨莊撳按繼復攫取其衣飾銀兩等物計
贓至二百餘兩之多核其兇暴情形實與強盜無異
乃謂該犯劉二琢僅止起意強搶李氏背負逃逸事
後始行查知係夥犯盧開吉等乘便攫取殊難憑信

顯因該犯與趙臨莊素識知其家道殷實起意商謀搶刧財物因而强奪婦女到案後將搶掠重情諉諸在逃之犯以為避重就輕地步如謂該犯查知盧開吉等攫取衣物即向其理怨並令將衣物存留俟趙臨莊贖入時給還何以又允為俵分且又謂銀兩係夥犯私匿並未看見顯係飾詞狡避承審官於此等聚衆搶掠重案並不嚴究確情任憑案犯趨避供詞僅比照聚衆搶奪犯姦婦女例科斷殊不足以成信讞案情既涉支離罪名出入攸關本部礙難率覆應

應令該督再行提犯嚴鞫並嚴緝逃犯務獲質訊明確妥擬報部到日再議



山東司 同治九年

查例載聚眾夥謀於素無瓜葛之家入室搶奪婦女無論曾否媒說一經搶獲出門即屬已成為首斬立決為從絞監候其有並非夥眾但強賣與人為妻妾者絞監候若於素有瓜葛之家先經媒說未允因而糾眾强搶者仍按强奪姦占已未成本律例科斷又律載豪强之人强奪良家妻女姦占為妻妾者絞監候又例載强奪良家妻女尚未姦污者照已被姦占律減一等定擬各等語是搶奪婦女罪名之輕重總

户律婚姻

强占良家妻女

以是否聚衆夥謀為衡而聚衆夥謀案內又以是否素有瓜葛及先經媒說為斬決絞候之分即非聚衆夥謀案內尤以是否姦污為罪犯生死之别律例各有專條引斷不容牽混此案齊得勝獨自起意搶奪良婦李田氏轉賣與人為妻未成該撫以搶奪婦女例應分别有無瓜葛又須分别是否夥衆並當分别已未姦污徧查例載並無獨自搶奪素無瓜葛良婦價賣未成作何治罪明文若照並非夥衆搶奪素無瓜葛婦女已成例科斷則該犯究屬並未姦污可否

照搶奪良家妻女尚未姦污照已被姦占律減一等
於强奪良家妻女姦占為妻妾絞候上減一等擬以
滿流之處咨部核示等因　本部查並未夥衆搶奪
婦女强賣與人為妻妾之案例與搶奪良家妻女姦
占同擬絞候然必實係業經嫁賣實係業已姦污方
可照例科斷若並未嫁賣姦污即不得概擬繯首以
致無所區別今齊得勝獨自起意搶奪良婦李田氏
轉賣與人為妻未成例內雖無强搶良婦圖賣未成
治罪明文惟搶奪嫁賣與占為妻妾同一擬絞强奪

姦占之犯既因並未姦汚得以減等則圖賣未成之犯亦應照強奪良家妻女尚未姦汚照已被姦占律減等問擬即可隅反本部辦理此等案件向俱照姦占律減等擬流並無歧誤至分別有無瓜葛等語係專指聚衆夥謀者而言尤未便強行牽引所有齊得勝一案應令該撫速飭審擬具題到日再行核覆至該撫咨稱此案以奉到部覆之日起限應如所咨辦理相應咨覆該撫可也

奉天司　同治十二年

本部詳核案情該犯劉成發因向吳汰泳索欠無償聽從將吳汰泳聘與劉奎為妻之姪女小東搶回作妾既知吳汰泳係屬捏詞並非劉奎霸賴業經小東搶出經劉奎之父劉永發追赴不依輒將劉永發綁縛復將小東藏匿別處其為強占已屬顯然謂無姦污情事其誰信之且該犯強搶小東本係意圖作妾既已藏匿至二十餘日之久乃謂係伊妾不讓該犯曾將小東出賣未成令吳汰泳帶同仍向索要錢文

強占良家妻女

尤屬情理所無吳汰泳始而商同劉成發將小東搶回給劉成發作妾抵還欠債繼同劉成發不欲作妾復逼令小東賣姦得錢還欠無論情節種種支離殊難憑信即使所供屬實該犯以胞叔强搶姪女逼令賣姦還欠較之圖財搶賣卑幼已經成婚者情節尤為可惡況小東因被搶出拖累在監病故較之不甘失節因而自盡者情節亦屬相同該侍郎僅將該犯比照期功尊屬圖財强賣卑幼例定擬復聲明未經成婚減等擬徒辦理尤屬輕縱至聚衆中途奪犯例

內明言但經聚衆雖未傷人首犯亦照傷人律擬絞有例即不用律未便因其聚衆未及十人復行照律定擬致與例意不符今捕役賈斌聽從劉成發糾約夥開賭局迨聞劉成發犯罪被拏起意糾衆將劉成發奪回所糾人數雖在十人以下惟聚衆已至七人中途奪犯毆差即被毆之差役常雲等並未成傷亦應將為首之犯按例問擬繯首該侍郎聲稱該犯毆差奪犯係在十人以下罪止擬流從重照蠹役詐贓例擬軍亦屬錯誤且檢查原洛小東於同治五年十

月間業經到案至十一年正月在監病故相距五年之久其劉成發有無姦占情事並未訊取確供直至小東病斃後始行將就完結不足以成信讞案情既涉支離引斷亦未允協罪名生死出入本部碍難率覆應令該侍郎再行提犯嚴鞫確情詳核律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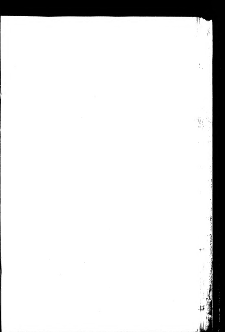
雲南司 光緒四年

本部查本宗有服親屬例禁為婚如有强娶者例無明文自應比照强奪婦女論今莫師忠因已故緦麻服兄莫法玉之妻莫張氏意欲改嫁該犯央懇莫張氏夫弟莫師亮說合欲娶為妻經莫師亮主婚接受財禮莫張氏初已應允後因聞知有服親屬例禁為婚翻悔不允該犯將其强拉至家拜堂因莫張氏撞頭拚命用刀將其砍傷致該氏乘閒服毒身死例無强奪婦女拒捕又致本婦自盡作何治罪明文該犯

戶律婚姻 强占良妻女

雖與平空强搶者有間莫張氏係夫故服滿再醮亦
與居喪改嫁情節迥異自不得濫照向辦搶奪居喪
改嫁婦女成案酌照搶奪興販婦女例科斷致與例
意不符查强奪良家妻女未被姦污自盡例係照强
姦未成本婦羞忿自盡例擬以繯首强姦未成金刃
戳傷本婦亦罪應繯首自應酌量比照從一科斷莫
師亮亦應比照貪圖財禮强賣兄妻婦女不甘失節
因而自盡絞候例上量減問擬惟查莫張氏於伊夫
故後意欲改嫁經伊夫弟莫師亮說合再醮與莫師

忠為妻該氏豈不知莫師忠係故夫緦麻服弟何以遽肯許嫁迨翻悔後回住母家復經伊母張章氏送回莫師亮令妻勸令仍照原議該氏堅不允從謂為莫師忠一人獨自強搶至家拜堂殊非情理所有其時莫師亮有無商謀強搶帮同架拉情事本部無憑懸揣應令該撫再行提犯嚴鞫務得確情詳敘供招妥擬具題到日再議可也



雲南司 光緒五年

惟該撫所稱莫張氏自願改嫁一節竊維夫亡改嫁之婦其實在甘心情願者類皆貪生苟活不顧名義斷無一經强逼即行愧忿自盡之理如果該氏不甘守節雖同族例禁為婚而此外不無可嫁何至一經强逼即行一死明心迹其捐生舍命謂改嫁之心出自該氏情願已難憑信至謂該氏不諳禮制曾經允許即屬願嫁而一聞兄命便立行拒絕發乎情止乎禮鄉里婦女得此已屬可嘉况前此之允許究屬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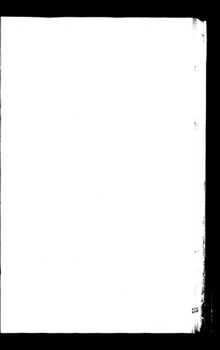
還而後此之拒絕則確有可據乃謂該氏不願嫁夫
兄仍必改嫁他人是沒現在貞烈而逆計失節於將
來已非善善從長之意況該氏恪遵理訓始終堅守
不渝而謂非甘心守節之婦於情理尤覺未安婦女
名節攸関亦関閭風化所係生前既無確供即死後
恐致含冤應令該撫再行研訊確情妥擬具題到日
再議

山東司 光緒四年

本部查夫故服滿改嫁律所不禁既無罪名可科自非姦婦可比故向辦成案均應以良婦論至居喪改嫁律應離異誠以甫居夫喪即行改節其情事雖與犯姦不同其失身寔與犯姦無異是以從前辦理搶奪改嫁婦女成案除尚未過門成婚者酌照搶奪興販婦女例定斷外其居喪改嫁業已過門成婚俱係比照犯姦婦女之例問擬該撫所引道光十三年安徽省黄三傑糾搶夫故改嫁之韓氏價賣未成照搶

奪良婦之例定擬查黄三傑案雖未聲明韓氏夫喪
服滿與否惟既以良婦論其非居喪改嫁已可概見
又是年山東省扈振興糾搶居喪改嫁之婦魏氏已
成將魏氏以犯姦婦女論其改嫁有居喪與服滿之
分則被搶即有良婦與犯姦之别情節既各懸殊辦
理自難一律今孫三等聽從在逃之鄧三保共夥七
人起意搶奪程鎖成之妻程李氏價賣誤搶程鎖成
弟婦程孫氏已成程李氏雖係再醮之婦惟係夫故
服滿經其父主婚憑媒改嫁應與程孫氏均以良婦

論未便科該犯等以起意搶奪姦婦誤搶良婦遽按
犯時不知之律照搶奪犯姦婦女科罪該犯等與在
逃首犯鄧三保將程孫氏搶獲既明知係誤搶仍將
該氏藏匿希圖價賣即應將該犯等照聚衆夥搶良
婦為從例科斷至鄧二際同謀未經同搶後經查知
程孫氏係被誤搶即將孫氏送還尚有畏法之心該
撫將鄧二際比照共謀為盗因他故不行事後不分
贓例擬徒係屬衡情酌斷應令該撫速飭再行嚴訊
確情詳核例案妥擬具題到日再行核覆可也



直隸司光緒五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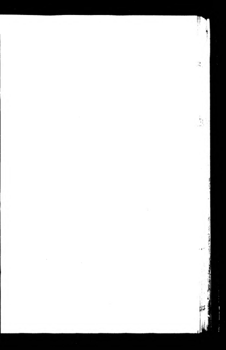
本部查知人欲告於事主處首還減罪二等之律係專指強竊盜財物而言至搶奪妻女関係婦人名節較強竊盜財物情節為重自不得遷行比照致滋輕縱惟查夥搶婦女為首與未傷人之首盜治罪同一斬決即其畏懼送還亦與盜犯之聞拿投首情節相等此等案件向係比照未傷人之首盜聞拏投首例擬軍歷經辦理有案今全幅碌起意糾邀在逃之王白朋等同夥三人將素無瓜葛富發堂甥女李氏搶

戶律婚姻

強占良家妻女

夲出門行至中途因李氏哭訴業已許字有家聞而
畏懼即行送還交官裕堂領回央免控告雖尚有畏
法之心惟所犯罪應斬決因畏懼送還酌量減等已
屬幸邀寬典未便以捦出後甫至中途送還與捦回
家內者不同強為區分所引江蘇省陸象賢之案並
非通行例不准援以為據應將全幅碌改比依未傷
人之首盜聞拏投首實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
例擬實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仍以極邊足四
千里為限至配杖一百折責安置該督將全幅碌減

二等擬徒之處應毋庸議相應咨覆該督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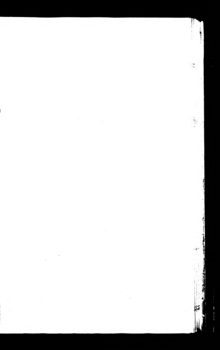
江蘇司 光緒八年

臣等查許六聽從逸犯朱得興夥搶朱蘇氏母女已成復用刀將朱蘇氏砍傷立時身死罪應斬決梟示業據該撫將該犯正法梟示應毋庸議劉本潼聽糾搶奪朱女已成既有糾劫重案自應歸彼案擬結至劉愛潼劉前潼二犯該撫均照聚衆夥搶婦女為從擬絞監候詳核案情劉愛潼既已同往搶奪事後復不惜重價給與夥搶之人所供已屬支離如謂貪圖圖娶妻室起見劉愛潼業將朱女攜帶回家斷無不

急與成婚乃謂劉愛瀅並未姦污其誰信之況同夥之薛際革萬小道人既在許分洋銀之列何以人將朱女帶去轉賣他人劉愛瀅竟置若罔聞尤非情理所有揆其前後情形顯係劉愛瀅起意圖搶朱女為妻囑令夏樹淋糾約多人搶去後酬謝洋銀二十元復囑令薛際革等將朱女轉賣到案因未得懼在逃未獲捏稱為首以為推卸地步劉愛瀅與劉甫瀅究竟是否一家並未敘明更難保無扶同串捏情事即使所供屬實該犯等首夥已至十三人之多乃入室者

僅止三人在外瞭望者竟係於進內之人謂該犯等均未入室殊難憑信迨朱得樂將朱女搶出交該犯劉愛淙等送至湖底上船檢查原揭朱大住屋距湖邊尚有三里之遙朱女倉猝被搶斷不肯自己行走若非該犯等夥同架拉即係輪流背負供內均未詳細聲叙明晰尤屬含混情節種種支離罪名出入攸關臣部礙難率覆應令該撫再行提犯逐層研鞫務得確情詳細聲覆具題到日再議該撫疏稱云云

張占良家妻女



直隸司 光緒八年

查強奪良家婦女未被姦污其父母羞忿自盡擬絞之例係專指平空搶奪致本婦之父母被搶難甘因以氣忿輕生者而言若搶奪事出有因其父母又因追悔夫言自尋短見即不能將糾搶之人概擬繯首以致無所區分此案石幅因在高振幅家傭工高振幅與石幅飲酒談及伊尚未娶妻將女扣兒許給為婚約俟二三年後再娶嗣經高振幅之甥石文美媒說復將扣兒許與陳經虎為妻該犯聞知起意邀允

素好之宋旦有强搶偕至高振幅門首踰墻進内將
扣兒搶出拉至家内尚未成親石幅之父石近寬瞥
見盤出前情將扣兒送還並向高振幅服禮石文美
聞知詢悉情由高振幅聲稱前向石幅許親係醉後
空言今事至此無顏見人羞忿莫釋服毒殞命該都
統將石幅依搶奪良家婦女未被姦污若其父母羞
忿自盡亦照本婦自盡例絞監候罪上量減一等擬
杖一百流三千里等因咨部直隸司以高振幅之服
毒殞命實由該犯强搶其女所致自應比照强姦未

成其夫與父母羞忿自盡例問擬乃該都統以高振幅曾經許婚將該犯量減擬流是僅科強奪未被姦污之罪置人命重情於不問辦理殊嫌輕縱云云謹具說帖呈

堂奉批交館核議職等公同詳核高振幅如先無將扣兒許給石幅為妻之言石幅輒即糾人強搶以致高振幅氣忿戕生誠屬法無可原今檢閱咨揭高振幅因醉後失言將女扣兒許給石幅為妻不特見証石文美辰有供詞可憑即其女扣兒亦稱當日曾經聽聞

此語是許婚一層並非虛捏該犯之強搶即不無可
原且高振幅自盡根由係因追悔前言所致亦屬咎
由自取核與尋常羞忿自盡之案因女被搶實在忿
激難堪者情節有間若仍依例擬絞未免情輕法重
該都統將該犯減等擬流自屬酌量辦理若如該司
所議以僅科該犯強奪未被姦污之罪置人命於不
問殊不知但就搶奪罪名而論該犯糾搶既屬有因
事後復經犯父首還服禮按例不過酌減擬徒因另
釀人命故從重由絞罪減等擬流並非置人命於不

問也人如該司所議該犯之父石近寬將扣兒送還
服禮是其可原情節祇應於秋審時酌量核辦等語
查搶奪良家婦女致父母羞忿自盡擬絞之案秋審
條款內載明俱入情實並無酌緩成案此等情罪祇
在定案時判其生死不得於秋審時再為區分且既
謂情重定案欲令加嚴人謂情輕秋審欲令從寬辦
法亦覺紛歧至該犯辭工回家並未向伊父告知伊
父亦未向伊查詢一節揆諸情理稍覺未盡然於該
犯罪名究為無關出入既據該撫照例量減擬流

查核情罪尚屬允協似可無庸議駁是否仍恭候

欽定